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漠苍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漠苍狼>>

13位ISBN编号：9787538732849

10位ISBN编号：7538732845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南派三叔

页数：275

字数：24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仅以此文献给在祖国广袤大山中艰苦奋斗过的老一辈地质勘探工作者。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引子如果我在四十年前的当时，带着那只胶卷盒，立即原路返回，顺着水势逐渐低落的地下河离开，那么以后的一切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
然而，在黑暗的地下河上，我们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是我相信，即使时光倒流到那一刻，我还是会作出相同的选择。
性格决定着命运。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上世纪60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

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无法确认地点的边境原始丛林。
经过焦灼惶恐，甚至以为面临死亡的阶段，我们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的绝密《零号片》，幕布上的画面让人窒息——地震波传回的信息还原在胶片上，清晰地显示出，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

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
带着疑惑和不解，我们凭着绝大的勇气进入地层，但这次勘探任务却以无法评说的结局结束。
我们滞留在暗无天日的基地里，亲历了种种超乎寻常的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那片巨大的虚无……
一切都比最严重的预想来得诡异。

作者简介

南派三叔，本名徐磊，男，南派小说堂会创始人，被称为中国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激荡想象力剧情的推崇者，著有《盗墓笔记》、《怒江之战》系列。
现居杭州。
南派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一个小说的派别。
“南派小说堂会”提出“想象力极限”全新概念，开创全新的自由写作

<<大漠苍狼>>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航拍
第二章 特情绝密的内容
第三章 深渊奇景
第四章 浓雾中的怪影
第五章 困境
第六章 出口
第七章 封闭的房间
第八章 走廊里的怪声
第九章 一个疯子
第十章 大坝中的神秘威胁
第十一章 影子里有鬼
第十二章 奇怪的影子
第十三章 “ 鬼 ”影
第十四章 尸体的走廊
第十五章 避难所
第十六章 亲昵
第十七章 敌特
第十八章 死结
第十九章 冒险
第二十章 生变
第二十一章 一切都只是开始
第二十二章 蹊跷
第二十三章 报告
第二十四章 不安
第二十五章 通气会
第二十六章 思念
第二十七章 钢缆
第二十八章 无法参透
第二十九章 深渊中带回来的石头
第三十章 伊万
第三十一章 推断
第三十二章 直面
第三十三章 进入深渊的第一层
第三十四章 坠落
第三十五章 真正的边缘
第三十六章 大秘密
第三十七章 回归
第三十八章 新的会议
第三十九章 起飞
第四十章 飞行日志
第四十一章 深渊之下
第四十二章 看到了自己
第四十三章 大翻滚
第四十四章 人影

第四十五章 裴青
第四十六五章 黑暗的寂静
第四十七章 噩梦
第四十八章 人间
第四十九章 不太对劲
第五十章 森林中的来客
第五十一章 套话
第五十二章 最好的历史
第五十三章 计划
第五十四章 事故
第五十五章 无法抗拒
第五十六章 救援
第五十七章 徒劳
第五十八章 必然导致必然
第五十九章 回去
第六十章“鬼”与“鬼”的战斗
第六十一章 逼供
第六十二章 怜悯
第六十三章 翻转180度
第六十四章 我和“我”
第六十五章 煎熬
尾声
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航拍1962年与1963年的交汇，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想必很多人都有记忆，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大跃进”悄然结束，中印边境的战争局势已经明朗，很多人都以为混乱的局面已经过去，国内会迎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些大事件上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在中国东部的地下深处，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抉择。
几十年前，日本人在那条深埋在地下一千二百米处的地下河里，建设了如此巨大的工程，只是为了在这条狭窄的河道里飞起一架飞机，飞进那片好似无穷无尽的地底虚空中。
并且，这一次飞行记录下来的秘密，全部都在眼前这卷胶片里，这份东西如果上缴，那么，以我们的级别，我们这辈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日本人在这个巨大的深渊里究竟看到了什么。
而我们就算立即离开，最少也需要跋涉十多个小时，才能回到洞口。
另一方面，能够放映这卷胶片的机器就在身后的大坝里，只需要耽误一两个小时，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在这里活动的目的，甚至是了解到这个深渊里隐藏的秘密。
那么，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是走是留，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并不是很难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无疑有点冒险，当时逃进水里的家伙肯定还在附近潜伏着，如果继续在这里逗留，这家伙一定会是一个麻烦，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太多。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没有考虑太多，成了整件事情的转折点。
决定了以后，我们一边防备着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一边走上了回途。
按照我们来时候的路线，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大坝里，一路走得小心翼翼，也许是因为路线熟悉，没出现什么意外，我们顺利地回到放映室里。
我们重新打量这间放映室，比起之前的走马观花，我发现这个放映室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小。
可能是里面局促的长木椅给出一种错觉，所有的东西上都有一层极厚的灰尘，这让我担心放映机还能不能使用。
放映机在整个放映室的后方，是一台铁皮的大概弹药箱那么大的机器，有两个转轮连接胶片的转头，上面全是灰。
王四川拿着铁棍守在门口，以防被偷袭。
我没有摆弄放映机的经验，几乎是一身冷汗地研究着那只铁皮机器，害怕一不小心弄坏。
其实，放映机的构造并不复杂，当时的机械大多是简单的轮组结构，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胶卷盒装上去。
忙了半天，手上全是汗也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还是马在海帮我装了上去。
也许因为他是工程兵熟悉机械原理，他只是看了几眼，就摸到了窍门，接着又找到了开关，启动了机器。
前面满是灰尘的白布上突然出现了黑白色的图案，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航空摄像技术非常不成熟，模糊的黑白画面有点抖，什么都看不清楚。
然后，马在海摇动着胶片轮轴，白布上开始出现活动的画面，我突然兴奋起来。
日本人当年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这座大坝，以及他们在深渊里带回了什么影像，很快就可以有答案了。
最早的画面是白色的，带着黑点，应该是胶卷上的废片，好比照相机胶片最开始的部分总是黑色。
马在海缓缓地摇动轮轴，画面上的黑点跳动着，让我们知道胶片在往前走。
走了大概有一分钟，屏幕上却没有任何变化，我有点着急，不知道是马在海不敢加速还是放映机有问题。
正在我担心能不能放出影像时，幕布上有一行字一闪而过。
马在海好像愣了一下，停住手慢慢往后退，把那行字倒了出来，那一行字定在了幕布上。
这是一行很潦草的“日文字”，掺杂着一些“汉字”，我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能看出，这是

一行非常严厉的警告。
第二章 特情绝密的内容黑色的字在白色的底布上很清晰，那几个“汉字”我认出是一个警告，署名的部分是“特情07 绝密 筑城工程部队”。
“工程部队”这几个字，使得我一刹那间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抬头。
日本人也用汉字，“筑城工程部队”这个虽然很像中文句式，但我们一般称自己为建设兵团，或者“内蒙工程部队”。
“筑城工程部队”听起来非常奇怪，可能是日本人在这里建设要塞的部队自称。
让我觉得有问题的是，这一行字并不是字幕那种工体字，而是手写的，像是拍完之后用笔写在了胶片上。
那行字很长，我猜想这警告会不会是说，这是一盒绝密胶片，你没有权力观看之类？
这行字肯定蕴含了其他信息，因为它只是这么写在胶片上，在幕布上显示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等别人意识到它，胶片早该看完了。
“绝密”两个字让我觉得呼吸困难，我想到了下来前发的誓言，想不到日本人也用相同的字眼。
我对马在海打了个招呼，马在海反应了过来，又开始转动摇柄。
几秒钟后，上面终于出现了画面，我们再次屏住呼吸看起来。
有连续画面的部分长短不一，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少，我们看完全部的胶片，只用了一个小时时间。
但是播放完后，没有人去理会静止的屏幕，只是静静地坐着，心中的惊骇难以形容。
胶片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是大概十分钟的各种零散的资料片段，之后是整体的航拍片段。
整段胶片其实质量不高，解放前各种空中侦察中进行的所谓航拍，一般都使用航空照相机。
当时的航空摄影机因为各种技术限制，在空中拍摄得到的画面都抖得非常厉害，这从美国拍摄轰炸长崎的黑白胶片上就能了解。
庆幸的是，这份胶片还算可以基本表现出画面的各种细节，我能分辨出白布上的图像。
只是没有声音，不知道它是不是本来就是默片，还是这里没有喇叭设备。
胶片本身的内容十分的少，感觉没有去铺陈气氛，更注重于记录一些信息。
这份胶片中包含的很多细节、每一段拍摄的东西，时间都非常短，而且都和之后的事情有关系，无法省略，我需要全部记述出来。
这卷胶片，应该是日军的随军摄影师拍摄的，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战争机器，随军摄影师负责记录的战争侧写片段，有些会被作为战争资料保存，有些会在军事会议上使用。
现在的日军侵华资料，基本上都是这批人留下的。
我想那个摄影师可能想不到，我们会是这段影片的第一批中国观众。
第一部分画面，是地面上的情景，黑白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机场。
那是个白天，能看到非常明亮的天空。
当时我们处在地下河的深处，举头就是漆黑的岩石，看到幕布上映出苍白天空那一刹那，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
机场上停着几架飞机，四周有很多的飞行员和日本鬼子在搬运东西，镜头拍摄到那些鬼子后，又一下转过来，改为拍一个穿着军官服装的人，重复了好几次。
这组画面被快速切换，再加上多余的抖动，给人一种非常急促的感觉。
没等我看清那个日本军官的模样，这些镜头又飞快地跳了过去，变成了两个日本飞行员在飞机的翅膀下谈话，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拍着飞机的起落架，一副哈哈大笑的表情。
没有声音（就算有我也听不懂），这些画面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接下来，镜头变成了从飞机舷窗往下拍的景象。
能看到地面的村庄、森林和河流。
那是真的在天空里，不是在地下河。
这应该是他们来这里的前期过程，当时东三省还被日本控制着，他们在这里可以从容地调动飞机。
之后镜头一会儿扫向舷窗外，一会儿拍摄飞机的内部，我能猜到这是一架运输机，里面蹲着很多的鬼子兵和成堆的东西。
所有的鬼子都低头不语，随着机身的晃动而晃动，看上去非常疲惫，很像我们当时在卡车后斗里的情

况。
画面快速切换，这一部分很快就放完了。
这些镜头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包含了很多的信息。
第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只有相当紧急的行动，才会使用飞机运兵，说明摄影师应该是从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赶来的，而且很紧急；第二，摄影师拍了很多生活化的画面，这也许可以推测出，他在拍摄这些画面时，还不知道自己在执行真实的拍摄任务——否则，我相信他绝对没有那种闲心。
往后，画面立即变成他们进入丛林的片段。
我看到了那几栋现在已经腐朽在林子深处的日本木房军营。
在影片里，那里应该是刚刚搭建完成，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日本军官，黑白的画面使得他的面色看起来非常苍白。
他正在呆呆地漫无目的地看着忙碌的人群。
这一次，镜头停留的时间长了一点，我看着画面上那张脸，心里觉得有点毛毛的。
也许是因为电影里的日本人都长得非常可笑，台本戏里的鬼子也都是找丑角来演，但这个真正的日本鬼子，却长得十分正常。
再要仔细去看，却发现他的脸上透出一股很怪的气质，这股气质，远远比电影里的那些反派演员给我的感觉可怕得多。
我的童年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那个时候，我听说过无数关于日本鬼子的传言，他们就是最凶狠的怪物。
又因为当时在非战区，我没有实际见过他们，所以鬼子再可怕也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而已，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电影里的角色、老人的口述，和宣传队台本戏的东西。
直到现在，我才终于看到，原来真正的日本鬼子，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是丑陋的怪人，看上去也和我们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却让我更加的厌恶。
镜头停留的时间很长，我以为这是出于对这个军官的一种尊敬，但我很快就知道不是那样，因为有一个女人来到军官身边，他们开始交谈起来。
镜头开始拍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显然也发现了自己正在被拍摄，冲镜头的方向看了几眼，但也没有在意，还是继续和军官说着什么。
这个女人谈不上漂亮，身形很修长，也穿着军服，镜头还拍到了她的脸。
这个时候，看着这女人的表情，我忽然感觉到一股异样，脑子里闪过一种奇怪的感觉。
没等我仔细去品，关于木屋的几个镜头已经快速闪过，军官和女人都消失了，幕布上又回到了一片漆黑的状态。
我觉得不对，刚想让马在海倒回去看，幕布一下再次亮起，我又看到画面上出现了奇怪的图像。
这个图案顿时把我对于那个女人的奇怪感觉压了下去。
那是一个光球，有脸盆那么大，光球内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难道是月亮？
仔细看那形态就知道不是，那光球太圆了，中秋节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圆。
难道这已经是深渊里的景象？
我紧张起来，那这是什么？
深渊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月亮一样的光球？
第三章 深渊奇景那可真是匪夷所思到极点，而且，为什么中间没有任何过渡？
我感觉不太对劲，至少也应该拍摄一下飞机飞入深渊时的情形。
接着，那个光球开始在幕布上移动。
那种感觉非常诡异，因为光球移动的方式十分生硬，从幕布中心移动到上方，然后再移回中心，接着往下，几秒后又消失了。
幕布重新漆黑一片，很快光球又再次出现，再次移动，就这样重复了好几次。
奇怪的是，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种感觉我并不陌生，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顶着脑子想了想，忽然就知道了光球是什么，我想起了当时用探照灯照射深渊穹顶的情形，妈的，

这是探照灯的光斑。
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心说为什么要拍摄一个光斑？
摄像机难道拍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是光斑里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
”王四川不解地问。
我把我的猜测一说，马在海就点头道：“吴工说得对，这是探照灯，他们好像在做调试。
”“调试？
”我问道，“调试什么？
”他道：“我觉得应该是摄影机和照明用探照灯之间的协调，我以前看见我们军区二炮的人调试过，当时是高射炮演习，探照灯跟着高射炮走，和这个感觉很像。
我们装电台的时候也这么干，开一下，收一下，看看效果。
用电的东西不好好调试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们连长说的。
”马在海说得有点小心，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工”都不知道，他怕说得太多驳了我们面子。
我明白了，这时再看，就发现光斑中的那些涌动的感觉，确实好像是流动的河水。
如果是这样，那飞机这时应该已经停在大坝内部的铁轨上，摄像机也固定在飞机上了。
接着，马在海加快了速度，画面变快，一下又黑屏了。
那一刹那，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人开始轻微地发抖，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即将看到最关键的东西。
几秒钟后，墓布再次亮起。
我屏住了呼吸，看到了一片虚无的黑色，刚才看到的光斑变得很小——那是探照灯光在深远距离下的效果。
从画面的抖动程度来看，飞机已经飞了起来，这时屏幕上的黑暗，就是那片诡异虚无深渊的体现。
我能看到深渊下有一层隐隐约约的雾气，它是深灰色的，给人的感觉很奇怪，介于固体和气体之间。
但是，因为清晰度、距离还有光线的关系，没法感受太多。
从画面上能感觉到飞机正在缓慢地下降，逐渐靠近下方的雾气，但到了一个高度就停止了，接下来是平飞的过程。
之后的十几分钟，能看到飞机贴着雾气在飞，雾气就在下方，但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我可以预料到的，但我没有想到，深渊竟然这么大，以飞机的速度，飞行十几分钟还没有到头——那里面到底有多大？
这十几分钟里，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我们根本不敢移开眼睛，就怕错漏了什么。
就在这时，忽然画面一白，我们由于精神过于集中都惊了一下，接着，屏幕又快速地闪过了一行字。
马在海立即停手，往回倒了过去，把那行字放了出来。
那是一组数字，和之前的一样，也是非常潦草的手写。
那几个符号我倒是认识，那是高度、时间和一些方位数据。
这是一个标注，表示下面的影片中，应该出现了什么异常的东西。
我紧张起来，画面切换以后立即重新亮起，我当即就发现，飞机的状况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幕布上的图像全在奇怪地抖动。
这种抖动十分激烈，显然当时的飞行状况很不好，在这种震动下，我们基本没法看到连续的镜头，只能勉强看到晃动中难得的以秒计算的稳定画面，直接让我头昏欲吐。
一路看下来，连续性画面最长也只有十几秒，但我还是发现，飞机这时在做一个弧度极大的俯冲，同时还在转向。
我非常清楚这么做的目的，因为在画面上，我能看到他们正在迅速逼近一团雾气，而那团雾云之中，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我能看到的部分，就有六七层楼那么高。
那一瞬间我目瞪口呆，倒不是因为影子的大小，而是在那十几秒的几个画面里，飞机飞了几个很大的角度，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只能隐约看见藏在雾云里的巨大物体。
我下意识觉得不对，招呼马在海定格了仔细去看，立刻发现，那竟然是一个人影。

这个巨大的人影，在沉雾中双手垂立，好像在哀悼什么。
它并不清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模糊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后背的汗毛瞬间就立了起来。
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一个人，但是，那形状就算我不想承认，我也无法骗自己说我看错了。
它站在浓雾中若隐若现，探照灯无法穿透浓雾，也就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什么，是鬼斧神工的石头？还是什么神人雕刻的石像？
画面再次变化，飞机最后几乎就要贴住了那层雾气，拉起摄影机头俯冲到一团迷蒙里，再拉起来，幕布上的图像一下停止不动了。
我满手都是冷汗，这个突兀的停止把我从震惊中震出来，王四川马上去看放映机，就发现胶片放到底了，显然拍摄到这里时，胶片正式用尽。
整个放映室里一片寂静，谁也没有说话，我们都看着幕布上定格的画面，静止的画面什么都分辨不出来。
我不记得王四川那时候说了什么，无论他们说了什么都没有意义，我的大脑也没有思考，我的手已经自己把烟盒摸了出来,但哆嗦得连根烟都抽不出来。
第四章 浓雾中的怪影一直到马在海把放映机关掉，幕布还原成那块破旧的白布，我的思绪才缓了回来，问了第一句话：“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回答。
我努力镇定，把哆嗦抑制下去，点火抽了口烟，看向王四川，王四川也看了看我，面色比马在海还要苍白。
我们受过大学教育，当时的教育水平虽然达不到现在的水准，但是横向比较，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不会比世界上同期的大学逊色太多，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专业，师资都是当时苏联和留美的那一批老专家学者，能在他们手下毕业，我们对于自己的理解能力都很自信。
而这一批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受到的自然也是这样的教育，这其实非常可怕，因为无神论者无所畏惧，一旦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受到的冲击力就比一般人更厉害。
我想作出一些可行的推测，但是什么都想不出来。
单凭一个模糊的影子，我没法进行任何思考，但我明白，那不是幻觉或者错觉。
在地下一千多米的地方，有如此深远的一个巨大地下空腔，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奇迹，然而，在这深渊里，竟然还立着这样一个东西，这是谁的杰作？
看那个黑色影子的形状，一定是人造的东西，但在这样一个地方，谁能够造出这么巨大的东西？
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我们的脑子里都是疑问，同时我也明白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解答。
一边的王四川忽然长出一口气，走到我边上，开始问我要烟，我发现他的手也在轻微地哆嗦。
我递给他一支，把我的烟头也递过去让他对着点上，又丢给马在海一支。
那孩子已经完全蒙了，过了很久才过来接走。
另一边王四川拿着烟却不抽，而是放到前面的木椅上，然后跪下，做了一个奇怪的礼仪，同时嘴里念着几句他们民族的话。
这个举动更加奇怪，我等他念完，他才对我们道，他在祈祷“ 额赫嘎扎尔 ”的保佑，一般是要点香灯，现在只有香烟了。
他说以前他一直不相信父母对于“ 地母 ”的说法，觉得是迷信，现在他也是半信半疑，但还是要先给予尊敬的好。
我想和他说这确实是封建迷信，但看着幕布上的东西却说不出话来。
一边的马在海问王四川祈祷要怎么做，王四川说“ 地母 ”只保佑他们族群才作罢。
整卷胶片的内容就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再看一遍，也没有继续讨论，因为不知道该讨论什么。
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马在海念了几句菩萨保佑，我们都静了下来。
几分钟后，王四川取下胶片，重新装好，对我们道：“ 事情就到这里了，现在咱们得有个默契。
”我们看向他，他已经恢复原来的神色：“ 再想也没有用，光凭我们，不可能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也不应该流传在世。

我相信把这卷胶片上缴以后，它一定会被封存起来。
所以，我们谁也不能说看过胶片的事情，同意吗？
”我知道他的意思，这种东西太颠覆了，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看过，会有很多麻烦事。
我点头，马在海就道：“可我不太会骗人，连长我一瞪我，我肯定瞒不住。
”王四川怒道：“你怎么这么软蛋，你要不说，出去肯定给你升个班长，怎么样，你管得住你的嘴吗？
”马在海立即就开心了，脚跟一并对王四川敬礼：“谢谢王工，我一定管住我的嘴。
”其实我们没有权力决定这种军衔的升降，不过这一次如果我们能回去，一等功是肯定有的，马在海即使不是班长，也会升到副班长。
“现在我们马上离开。
”王四川道，“免得夜长梦多。
”我本来就非常想回到地面，如今一看胶片，这片深渊的诡异让我毛骨悚然，我更加不想留在这里，但一时间却有点迈不开腿。
在王四川的催促下，我们勉强收拾了一切，等到重新背起行李，我不由自主对之前的决定感到后悔，这样的内容还不如不看，看了让人更没法平静了。
王四川来到门口，拿掉原先卡住门的铁棒，招呼我们跟上，我们耽误了两个小时，现在要加快速度补回来。
我们凑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推门，看样子是怕有人伏击，又让我们小心门突然被人撞开。
可是，王四川推了一下，门却纹丝不动。
他有点惊讶，用了点力气，还是这样，门只是稍微动了一下，但没有一丝要打开的迹象。
王四川看了看我，面色变得难看起来，他用力抓住门把晃了晃，我顿时意识到出事了，因为门明显不是卡住的样子。
他又用力晃了几下，灰尘一片片地震下来，门还是几乎纹丝不动。
王四川转头退了几步，有点不可置信地骂道：“真他娘见鬼，有人在外面把门锁上了。
”第五章 困境这里全是军事设施，所有的门都是有三防功能的铁皮夹心门，外面是水泥，里面是铁皮和棉花。
这种门一旦被锁上，就算有炸药也很难弄开，更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炸药。
我也上去推了推，从手感来看，我清楚地知道了门已经在外面被锁死，不可能有从里面打开的希望了。
看来，刚才我们放映胶片的时候，有人偷偷把门锁上了。
一股不安涌上我的心头。
在这个大坝里会这么干的，只有那个我们刚才侧截住的“敌特”，难道他一路尾随我们，而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王四川大怒，用熊一样的身体狂撞门板，我也上去帮忙，但只撞了几下就吃不消了，那种感觉就像直接撞在水泥墙上。
王四川的怒气一下发泄出来，表情很是可怕，撞了一通后还不够，又跳起来用脚去踹。
然而撞都没用，踹就更没用了。
折腾了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坐下来，沮丧地皱起眉头，对着门就骂：“你奶奶的熊驴腿儿的，别老是关别人后门，有种你他妈开门和爷单练。
”门外没有任何动静，本来这就是放映室，隔音措施很好，门外的人是基本听不到里面声音的。
这也可能是“敌特”锁门，王四川没有发觉的原因。
想到在仓库的时候，他用了一样的手法，我们偷袭得手之后，这孙子又他娘的直接摆回我们一道，我不由得心头火起，但是对着这门，再火也没有办法。
我对他们道：“他这么快就跟了过来，看样子他非得到这盒胶片不可，我们得快点离开，否则恐怕他还有二招，我们困在这里很被动。
”“等等，不用那么急。
”王四川阻止道，“我们合计一下，一急就该中他的圈套了，这门隔在这里，他没什么办法用二招的

。
”话音刚落，忽然房间的几盏灯闪了闪，一下全灭掉了，顿时四周一片漆黑。
有人切断了电源。
几个人立即打起手电，王四川大骂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又踹了铁门一脚。
同时，我们听到了，在四周的墙壁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是一种轻微的共鸣声，我摸了摸墙壁，发现墙壁轻微抖动着，好像有什么机器被启动了。
我立即紧张起来，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一连串变化发生得极快，一定是他实现计划好的。
“找找还有没有其他出口。
”我道。
三个人立即分开，开始到处乱翻，但这个放映室并不大，转了一圈下来，只在幕布后面，找到一个通风口。
这个通风口的口子是圆形的，就像大号的脚盆，口子上还有个鼓风的风扇,全是结成絮一样的灰尘，已经不转了。
外面封着一层铁丝网，比我们在沉箱里看到的要简陋得多，可能因为这里是生活区，只需要在总阀门那里进行封闭处理，保持空气流通就行了。
我凑上去感觉，从通风口里有一股气流正吹进新鲜的空气，但是风速很小，能听到通风口深处有很多噪声，刚才的奇怪声音可能是通风管道里的什么机器启动了。
王四川想把铁丝网拔下来，却发现铁丝网牢牢生在水泥里，每一根都有小指头粗细，根本没法撼动半分。
“小日本的东西真他娘瓷实。
”王四川道，说着让马在海来看：“你是工兵，你有什么办法？
”马在海上来看了半天，然后摸了摸边上的水泥墙，一阵摇头：“这是军工加固的，铁丝网的边浇了十几公分水泥，要用石工锤才能砸开，否则就要用气割或者炸药。
”他提到的三个东西我们一个都没有，王四川就想到了什么，走过去拿回铁棍对着铁丝网的边缘敲了几下，我看见他虎口都敲裂了，却只崩下了一点水泥碎屑。
所谓的军事要塞，虽然简陋，但用料和做工上确实极端坚固，这个不服不行。
王四川又敲了一通，随即放弃了，改用铁棍插入铁丝网的网眼里撬，这一次倒是有了效果。
铁丝网被撬得变了形，但网眼很大，变形以后铁棍就吃不上力了，没法再撬。
我也知道此路不通，王四川把铁棍一扔开始叉腰叹气，样子滑稽得要命，但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
我站在房间的中心，用手电环照着封闭的水泥墙，想找找还有没有其他口子，就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
猛地一下我意识到了不对，回头一看，就发现刚才的铁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
我立即打了个响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走过去，越到门边那种味道就越浓，很快我闻出那是烟的味道。
我下意识推了一把铁门，力道突然往前一送，铁门竟然随之动了一下，好像可以打开了。
我心里一惊，立即往前用力，铁门一下推开更大的一条缝隙，几乎是同时，一股浓烟涌了进来，把我呛得瞬间全是眼泪。
一边擦眼睛我一边大叫王四川快来帮忙，王四川这才反应过来，迅速上来，我们两个用力去推门，但门后像是被顶上了十分结实的东西，撞了几下那条缝都没有再变宽，反而浓烟更汹涌地冲了进来。
我一看不对，这是设计好的，这是要用烟熏死我们，又大叫着让他们把门拉上，一拉却发现门动不了。
再用力拉了几下，我就知道坏了，一定有什么东西把门卡住了，也可能用绳子系在了墙壁的钩子上，我们拉也拉不回来，推也推不出去。
浓烟源源不断地冲进来，我们呛得嘴鼻眼睛全部张不开，王四川一边咳嗽一边脱衣服。
“帮——忙！
”他一边咳嗽一边大叫，“塞住缝！

”我们闭上眼睛冲过去，把衣服全脱了下来往缝隙里塞，但是缝隙太大了，衣服根本不够，后来王四川的衣服干脆烧了起来，逼得他立即扯回来，用脚踩灭然后穿上。
王四川彻底暴怒了，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操起自己的铁棍插进缝隙里撬，但无论他叫得多么凄厉，棍子都撬弯了，完全没用。
整个房间里已经冲进来大量的浓烟，我们就算退后都感到喉咙发紧无法呼吸，这样下去我们真的可能被烟呛死。
王四川只骂了几声就完全骂不下去了，我们退回来，撕下满是灰尘的电影幕布，用水壶里的水把它打湿捂到嘴上。
慌乱中，我再一次看到那个通风口，竟然也有浓烟喷出来。
我想起刚才机器启动的声音，那是外面那王八蛋开动了机器往这里灌空气，可能是他从其他通风口把浓烟导向了这里。
王四川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那里大声咆哮，而我冒起浑身冷汗，这里只有两个出口，但都在冒烟，其他地方还全是混凝土墙。
我们基本等于死定了。
这时完全没有冷静下来思考的必要，我和王四川对视了一眼，他叫我们让开，抡起铁棍就往通风口的铁丝网上砸去。
比起铁门，这里是唯一可能的求生道路。
他三两下把铁丝网砸得火星四溅，铁棍震动着，一直砸到他再也抡不动，但我却绝望地看到那片铁丝网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马在海也急了，这时他也顾不上管什么首长小兵，直接从王四川手里接过铁棍就砸。
他的力气好像比王四川更大，而且动作更标准，应该是做军事工程开山的时候练出来的。
但就算这样，那铁丝网也只是凹陷了一点。
最后马在海砸得铁棍都脱手了，铁丝网还是完全没有能被砸破的样子，而浓烟已经呛得我们没法正常呼吸了。
我捂着嘴，看着不断涌进来的浓烟脑子里一片空白，悲哀地想到，也许我们只能这样等死了。
就在这时，王四川忽然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他的手电照向那些木头长椅下的一个地方，我们跟着看过去，突然发现，那边的浓烟有点奇怪。
烟雾像在被吸进什么地方。
第六章 出口三个人立即冲过去，把那张木头长椅搬开，我发现下面又出现了一个通风口。
这个通风口比那边的小很多，只有一个大号的脸盆那么宽，上面也有那种手指粗细的铁丝网和风扇，但它是用螺栓固定的。
我看着这个洞有些惊喜，但又觉得不对，因为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钻进去。
它太小了，但这时又管不了那么多。
王四川马上用铁棍卡住网眼去撬，很快把铁丝网撬下，然后抓住风扇的叶子往外掰。
日本人的军事设施用料很足，风扇的铁皮叶和中心的固定轴都厚得吓人，一看就极其敦实。
王四川搞得满手都是灰和油，扇叶还是纹丝不动，最后还是马在海用铁丝网的网眼套住中间的螺帽当扳手，才把那东西拆了下来。
王四川把铁皮叶搬出来甩到一边，落地后听起来非常沉闷，感觉有小二十斤重，这一定是战争前期生产的，战争后期日本人根本没有那么多金属可以浪费。
烟越来越大，就算打着手电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勉强看见通道里满是手脚粗细的电线。
日本人建设这里的时候，肯定一切以经济快速为准，所以所有的通风通路都同时充当了电缆通道。
最瘦小的马在海先尝试着爬了进去，他非常勉强地挤入了通道里，我看着有点发寒，倒不是担心我自己，马在海能下去，我这样的体形破点皮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王四川估计够戗。
到下面转弯进入水平的通风管口之后，空间变大，马在海跳下去后示意没问题。
我和王四川对视一眼，王四川笑笑道：“你先下，我松松筋骨。
”我摇头，心说你一个人肯定进不去：“你来，我在上面踹你，就算把你骨头踹断也得把你踹下去。
”他倒也没意见，毕竟也不想死，但换了几个姿势入洞发现都不行。

最后他干脆脱了个精光，头朝下钻了进去，果然不出所料，进去一半就直接卡死了。
我直接跳到他身上，在他的哀号下，用自己的体重把他活生生一点一点踹了下去，他的两个肩膀全都磨破了，通道两边留下两道血痕。
这时浓烟已经漫到了头顶，我也是头朝下，被他们拉了下去。
这个通风管道设在地面上，所以我们现在处于整个区域的地下，往左的话就是外面的走廊，我看到那边的顶部也有通风口，有光照出来。
那里也全是烟，所有通风管道里都充满了辛辣的烟味，我小心翼翼地爬过去，从通风口后抬头去看，上头挡着东西，浓烟四溢又没有照明，只能看见那王八蛋的手电在闪烁，其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如果有手枪的话，我一定从这个口子一枪毙了这小子，把他的脑浆都打出来，可惜现在却无计可施，好在这家伙也没了武器。
我蹲下来，往另一个方向看了看，判断哪个地方可以从管道出去，然后杀他个回马枪，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整个大坝因为过于空旷所以显得十分的安静，选择的出口如果离他太近，我们踹掉风扇的动静肯定会被他听到，那就打草惊蛇了。
我决定顺着管道继续往前爬一段，要把我们熏死，恐怕还得烧一段时间，他不会这么快就发觉我们已经逃脱。
我小心翼翼地顺着电缆往前爬，两个人跟在我后面，我们经过一扇扇排气扇口，管道错综复杂，上面应该是不同的房间或者走廊地面，可惜没有照明电力，所有地方都是一片漆黑，散发着霉味。
手电光照上去，只能看到凌乱的一些无法看清的东西。
通风管道里灰尘之多难以想象，很快我身上沾满了一层，一搓就起灰色油脂，很是恶心，我一直带他们爬过六个通风管道口，到了离放映室足够远的地方，才决定上去。
但到了那里我们又傻眼了，因为里头没有东西可以作为扳手，难道要回去拿那个被卸下来的铁丝网？时间根本来不及，而且也没法切割掉它拿进来。
一时间三个人面面相觑，很有点绝望。
看着风扇发了几分钟呆，王四川焦躁起来，道：“不能干等下去了，直接踹，否则就算敌特不来我们也要被熏死了。
”我点头，这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招呼马在海直接踹，马在海本来还不敢太过用力，但踹第一脚感觉风扇就往外移了一些，他高兴起来，扭头对我们笑了一下，又踹了几下，居然又松动了。
他从里面撬开铁丝网，然后踹掉风扇，洞口就不再是阻碍了，王四川要死要活地在前头爬，感觉好像又从娘胎里生了一遍一样。
我们爬出去一看，外面是条阴森幽长的隧道，我心里顿时沉了沉，因为这条走廊非常的大，几乎可以容纳并排开两辆卡车，有三层楼高，赤裸的混凝土表面粗糙无比。
看来这应该是水坝内部运输的主干道，应该是距离放映室五六十米外的区域，已经出了办公区。
我一下冷静了下来，这是个令人畏惧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异常诡异，几十年前，这里一定发生过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还是得恪守谨慎，不能头脑发热。
王四川用手电照射着巨大的隧道，我立即发现地面上有很多铁轨，好像是用来运输的，铁轨之间互相连接，我在老家的砖瓦厂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手电照到了墙上后，我发现那里钉着一块铁皮牌子，上去擦掉灰尘，就看见一串锈迹斑斑的日文，夹着一些汉字。
我尝试着猜出一个大概的意思，王四川却在前头急切地叫我跟上。
我走过去，发现隧道一直往前，两边出现了很多通道和房间，但所有通道口和门的外沿都被钉上了非常厚的木板。
我有点奇怪，这里的感觉和大坝其他地方又不一样，看起来更加的破败萧索，而且入口都被封住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东西，这种方法不见得有什么作用，而且日本人对搬不走的东西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毁掉。
“会不会是为了关住找来的中国劳工？

”王四川自言自语道，我摇头，日本人对付中国劳工的办法不会那么复杂，他们会在工程完成以后屠杀他们，那些人不会为了中国人费什么脑筋。
王四川用手电照射着那些木板的缝隙，里面和我们从通风口爬出来的那个房间格局一样，但更多的就看不到了。
我们一路往前，朝着隧道的一端走去，很快就到了尽头，一路过去，所有的口子都被严实地堵上了，没有一个漏掉的。
“看样子这里整个区域都是封闭的。
”王四川道，“我们可能得再进到通风管道里。
”“不用。
”我道，“用木板封闭这里的鬼子肯定也得出去，他们不会把自己困死在这里，肯定有一个没有封闭的通道通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走在隧道中间，我看左边，王四川看右边，马在海注意头顶。
我们掉转方向一个一个口子找过来，但是，一直走到隧道另一边的尽头，都没有找到那个出去的口子。
我还真不信邪，又来回找了一圈，还是如此，心中的纳闷一下蹿到了极点。
我们在铁门边上合计了一番，这不符合常理，所有的口子都是从外面钉死的，如果它们都被封闭了，那钉死口子的人也出不去。
我们肯定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尸体，但隧道里除了一些空的木头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王四川没有多说什么，他显然也想不通，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王四川走向一个口子，说道：“我们撬开一个看看房间里到底封着什么东西，也许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手里的铁棍，当真成了我们最可靠的工具，那些木板是常见的杨木，应该是从地面上的森林里就地砍伐的，都是毛料，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结实，被王四川硬生生撬裂了。
撬掉几块木板后，就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人通过的口子，我先上前用手电往里照了照，看到了很多的床铺，那一刻我吃惊地看到，手电光下，那些床上竟然躺满了人。
……

媒体关注与评论

1、我承认，我喜欢看这样的小说，哪怕有人指出了其中一些所谓破绽也不兴趣不减。
悬疑，让你急切要知道答案，提心吊胆，而后柳暗花明。
《大漠苍狼》并不是架空历史的YY小说，虽然对历史时期的交代略微逊色些，但仍旧可以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有气息——而真实感一向是我所严格要求的，除非你是刻意架空时空，比如让秦始皇用手机什么的，那另当别论。
南派三叔既然写“地质勘探员的故事”，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肯定不行，而书里没有这方面的缺失，随便举例，如“我一路草草地看了看岩壁，很明显的寒武奥陶系灰岩”，这是能随便YY的吗?总之，《大漠苍狼》可真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有兴趣、够胆量就开始阅读吧。
2、最近看三叔的作品看至爆脑，虽然很早以前在粉红XQ里就不断看到有帖子YY那个什么“小邪”和“小闷”，但我一直都不愿意去看，因为“小邪”这名字让我想起《天籁》里的黑皮任小邪（尤其里面那个平胸朱翊钧还弱弱地在酒楼里面喊着“请问大家有看到一个黑皮肤少年吗”？
我就爆了），“小闷”这个名字被我脑补成了一个眼镜臭屁小崽子……就觉得很二，不想看。
等看了才发现哎呀原来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嘛！
（随意脑补并固执己见真是坏习惯啊不过我不会改的= =）三叔这个人各方面功课做得算不错，比较有见识，所以他扯得就挺好看。
真正觉得牛B的还是他写的《大漠苍狼》，我开始以为真是写狼的（顺便再写点儿陆菲青勇救张召重、师兄弟大漠出奸情之类），后来发现……呃啊好卫斯理！
哦不，线索铺设得比卫斯理那种的要复杂，而且很富有政治色彩（三叔这人挺大陆作家特色的），给出了特别奇绝的设定。
嗯，总的来说，三叔的一些想法真不错，有的还很惊人。

编辑推荐

《大漠苍狼:绝密飞行》：南派三叔首部个人完结作品。
地下1200米处的终极揭秘！
随书附录《盗墓笔记》大结局精彩试读本！
完全未面世内容首次曝光！
《大漠苍狼:绝密飞行》，南派小说堂会荣誉出品；疯狂悬念挑战你的理性极限；打开本书，另有精彩呈现……

名人推荐

在说《大漠苍狼》之前，不得不提一下《盗墓笔记》。
大漠苍狼和盗墓笔记的相同，在于想象力的举重若轻，同样都是悬疑万分，离奇诡异的故事，却又都是依附真实生活之上，让人毛骨悚然之际，却又半信半疑，心想这说不定也许是真的？
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盗墓》里有太多无法用常理科学解释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说它写的不好，在盗墓笔记营造出来这种独特的环境中，一切恰到好处。
但这也让很容易人有了个固定印象：南派三叔是个很好的盗墓小说作家。
就像每个畅销书作家身上都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但看过《大漠苍狼》后，我想这种印象其实是有些微妙的错误在里面的。
《盗墓笔记》的成功，到了现在已经成为制约大家真正认识南派天才的想象力的重要桎梏。
《大漠苍狼》的故事很有意思，开头部分非常写实，读起来仿佛回到了60年代，跟随主角一起奔赴祖国的山野执行勘探任务，时代背景很到位。
紧接着悬疑点出现，勘探队在内蒙古发现内蒙古某地区，地层1000多米的深处发现了一架完整的日军飞机。
带着对这个不可思议现象的巨大疑问，一场绝密勘探展开了。
《盗墓笔记》到现在，吸引读者的是其中的人物，每个人都形象生动，性格独特，并且充满魅力。
看完《盗》，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阴森神秘的墓穴和诡谲凌厉的机关，而是书中人物的感情，他们的行为、话语和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
而《大漠苍狼》则偏重另一个方面，整本书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紧凑，节奏很快，剧情已经不能用曲折来形容，而是如过山车一般，一个悬念刚刚解开，新的疑问立即炸开，不停拉着读者的思维向前跑动，直接看到结尾，一口气却还是不能舒出，如果说《盗墓笔记》犹如一部跌宕起伏，阴谋涌动的长篇连续剧，那么读《大漠苍狼》就如同是看完一部节奏快速的精彩电影，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直到剧终，依然可以感觉到神经在兴奋的跳动着。
待到平静下来，却会对人物的印象完全被诡异紧张的情节所覆盖。
有些朋友因为这一点，会认为《大漠》是不如《盗墓》的，因为里面没有闷油瓶、三叔、吴邪这样强烈产生认同感，能让人爱或者牵挂的人物。
其实这正是《大漠苍狼》的突破所在：平心而论，其中的人物刻画也是非常到位传神的，几个勘探队员个个都有独特之处，绝不雷同模式化的感觉。
但这种情况下人物形象大大被剧情所压制，只能说明，南派三叔在故事构架上有了新的突破。
前面说过，整本书节奏非常快，没有任何废话，毫无拖沓。
而且桥段设置非常精巧，往往前后呼应，大的悬念和小的悬念交错叠加，又险险的一一从容解开。
可以看出，南派在这本书里，放弃了用一些必要的闲笔来突出人物性格和形象的普遍做法，而把更多的经历放在了小说结构的设置调整上。
这种小说写作的方式更像是时下流行的美剧，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每隔几百字就会有新的阅读点让读者为之一振，即使一些经典的桥段，也被创造性的写出新意。
应该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
讲一个故事讲的非常精彩。
这个要求虽然看上去无比简单，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终于完结了！
地下1200米处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